

那些年,我们一起储过的冬菜

回志新

每当秋风渐起,各类秋菜陆续上市。老妈在熙来攘往的早市人群中,挑选着各类秋菜,不时和老街坊们打着招呼。

一连几天,老妈都在早市上穿梭,最终都采买齐备。大葱、土豆、芋头、胡萝卜、芥菜疙瘩,厨房里热闹起来,东西堆得满满当当,小山一样。这下,老妈有得忙了,大葱得缩成小捆晾晒起来,土豆放到阴凉的地方储存,其他的要一样样腌渍,做成酸菜。

每到秋天储冬菜的时候,老妈总是会想起老家,想起我们小时候。老妈是河北人,家乡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每到秋天,各种农作物都成熟了,空气里飘荡着庄稼的清香,吸一口真是让人从心里感到满足。前些年,城市还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近郊还有不少庄稼地,一到秋天,老妈总喜欢早晨去有庄稼的地方遛弯儿,那些农作物让我感到亲切,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可是现在城市发展这么快,想看到庄稼很难了。

记得小时候,一到秋天要



买很多冬菜,因为那时候根本不像现在有蔬菜大棚,冬天照样能吃到蔬菜。一到冬天,餐桌上的蔬菜只有萝卜土豆白菜,加上人口多,所以对于家家户户储冬菜都是头等大事。男女老少齐上阵,削芋头皮的,扒白菜帮的,分拣土豆的,虽说生活比较清苦,可一家人在一起却也其乐融融。

老妈通常会把芋头、胡萝卜、芥菜疙瘩腌一大缸,白菜腌一大缸。说起吃酸菜,老妈总忘不了那个小笑话。早年老家的人来看她,她切了酸菜准备炖,客人随手拿起吃了一

点,顿时苦着脸吐了出来:这菜都酸了人还能吃?老妈差点笑出眼泪,解释半天客人才明白:哦,原来专门弄酸了吃啊,我还以为饿了呢。

对那些年的冬天记忆深刻。数九寒天大雪封门的日子,点旺小屋的炉火,炖上满满一大锅酸菜豆腐粉条,再切上一大盘酸芋头或芥菜丝,炝了辣椒油一拌,顿时香气四溢。我们为菜里一小块骨头起争执,或一哄而起争抢着去盛菜,只为偷偷挑拣几块肥肉放进嘴里。温暖的烟火气息瞬间在小屋里飘散而出。

一转眼我们长大了,日子也好过了,储冬菜也不那么兴师动众了,年轻人甚至没有了这个概念。也难怪,即使冬上市面上的蔬菜也是琳琅满目,谁还去费神费力储冬菜腌酸菜啊。

可是,老妈还是把这个习惯保留了下来。虽说生活好了,酸菜已不再是餐桌上的主角,可我们吃惯了大鱼大肉的胃偶尔还会想念它。隔段时间来看父母,就会要求吃酸菜换换口味。每到这时,老妈又开始忙碌,酸白菜剁碎,和了肥瘦适宜的肉馅,做上几大锅酸菜菜蒸饺。看我们大快朵颐,老妈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只要身体做主,还能干得动,我就每年腌点酸菜。这样,你们什么时候想吃了就会想起家,想起老妈。你们这一代啊,很少有人会腌酸菜了。”老妈不无遗憾。

也许,储冬菜腌酸菜会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甚至直至消失,可是儿时的记忆不会泯灭。时光走远,而老妈亲手做的那锅酸菜炖粉条却历久弥香,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那是家的味道,一生暖心暖胃。

南方的冬天不常下雪



殷艳妮

于是
我在每一个寒冷的时节
翘首以盼,等待一场
纯白的盛事

晶莹剔透
如天空的精灵般
扇动透明的翅膀
每一片都有
自己独特的形状

而我们在雪地里
并肩而行
鞋子轻轻踩过我的心尖
有些疼,而后
在大地上留下,浅浅的印
走着走着
一不留神,我们
就白了头

越下越大
厚厚的积雪
埋葬了大地上的一切,除了
我的心事
昭然若揭

我喜欢
这样的梦境
你踏雪而来,赠我
满身梅香,和
一个誓言

雪人的回答



赵敏

戴破草帽
还有小墨镜
两个绿玻璃珠
算是眼睛吧

虚胖虚胖的,皮肤白得
好像缺乏春天这种营养
——大雪之后
哪家的孩子在路口,堆了一个
雪人
时刻欢迎离开的人
重新回家

它,老站着
只同寒冷说说话,不腰痛吗
冷啊,冷啊,
其实是一个童话,它讲着:
所有的孩子气,都没有
伤疤

乡村年味

汪志

过大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团团圆圆,热闹非凡。每年我基本上都是回乡下过春节,苏东坡有词云:“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那么,乡下的年味是什么样的呢?

乡村年味是三分春联、年画及糍糊。红彤彤的春联贴在家家户户的屋门上、房门上,连一些饲养牲畜的猪圈、牛圈、羊圈和鸡圈也都贴上了大红对联。家里的新年画更是贴满了墙壁,连房门上也贴上了年画。儿时最爱贴年画,什么“红灯记”“沙家浜”“美丽的黄山”等年画,至今还记忆犹新。于是,过年期间最好奇的的就是到各家各户看春联,欣赏精美的年画。记忆中的年味是在红春联的海洋,是年画的集中展销会。

乡村年味是三分声声鞭炮响。有人说,年味是由鞭炮烘托出来的,没有鞭炮声就不像过年。在关于年的古老传说里,鞭炮就是主角之一,此俗延绵至今,已经成为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从大年三十一一直陆续地放到正月十五。而年味的鞭炮声又与平常不同,它不是集中在一个方位响呀响,而是从早到晚东响一下西响一下,南响一下北响一下。儿时的过年,最期盼的就是拥有一挂鞭炮,如果拥有,不是一下子放个底朝天,而是把整挂鞭炮拆开来,一个一个或一小段一小段地放,营造出浓浓的年味。如果谁家放鞭炮,孩子们便一拥而上,去抢那些没有放干净的鞭炮。

乡村年味是二分压岁钱。据说,压岁钱最初的用意是镇



恶驱邪。因为人们认为小孩容易受鬼祟的侵害,所以用压岁钱压祟驱邪,帮助小孩平安过年,祝愿小孩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利、平平安安。于是,大年三十晚上,大人们都要给孩子们压岁钱。而去亲朋好友家拜年时,长辈们或多或少都要给孩子们压岁钱。记忆中每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刚吃完年夜饭,爹妈就塞给我们压岁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经济落后,压岁钱都是分分钱,毛毛钱,最多一两块。于是,为了多挣压岁钱,兄弟姐妹之间争相跟着父母去亲戚家拜年。

乡村年味是二分拜年。儿时家里亲戚特别多,七大姑八大姨,足有一二十家,家家都

要走访到。记忆中那时给亲戚们拜年的礼品,也就是饼干、红糖、糕点之类的,撑死几块钱就打发了。由于到亲戚家拜年“油水”多,不仅而有大鱼大肉好吃的,还有鞭炮放,给压岁钱,孩子们都争着去。

乡村年味是二分穿新衣裳。一到过年,不管是大人小孩,都穿着新衣裳。那时候物资短缺,经济落后,平时穿的要么是旧衣裳,要么是打了补丁的,只有过年了,父母才给你做套新的,等过完年后就将新衣裳脱下来洗净,来年过年再穿。记忆中父母给我做了套“的卡”上衣和“的确良”裤子,过完正月初七后就脱下来,每年过年穿,一下穿了五年。

乡村年味是一分看大戏。

过年唱大戏是儿时那个年代最特有、最热闹的文化生活,唱的一般都是地方戏,在露天搭一个舞台,演员们穿着古装戏服,吸引着三乡五镇的群众扶老携幼。只见戏台前后左右,人山人海,好多附近的人家邀请远处的亲戚前来村里看戏。其实看戏是大人做的事,我们这些孩子们只是看看热闹而已,要么零星放鞭炮、吹气球玩,要么购买像甘蔗那样的零食。记忆中的大戏如《秦香莲》《梁山伯与祝英台》等。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记忆中的年味犹如奶酪一般越加醇厚,是幸福的,甜美的,令人魂牵梦绕,永生难忘……